

中国小说史料丛书

豆棚闲话

艾衲居士 编著



中国小说史料丛书

豆棚闲话

艾衲居士 编著

张 敏 校点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古 干

豆瓣闲话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9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4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84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86,000

书号 10019·3707

定价 0.87 元

《中国小说史料丛书》编辑说明

我国古代小说，源远流长，作品繁富，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，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，可资借鉴的地方很多。但一般作品，都同时存在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，必须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指导下，加以分析批判，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，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。小说史的研究，在鲁迅先生开拓的道路和奠定的基础上，建国以来又有所前进。由于小说的品种出版较少，资料缺乏，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入。本丛书编辑出版的目的，即为适应文学史研究工作和大学文科教学工作的需要，同时为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材料。

本丛书主要选收宋代至清末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品，内容接近小说的讲唱文学，如弹词、宝卷等，亦酌情选收。建国后已出作品无需另作整理者，本丛书即不再列入。

本丛书所收作品，力求选取较好的版本为底本，加以标点和必要的校订，保留原书的序跋，并视具体情况，选择有参考价值的资料，作为附录。

希望读者对本丛书的编辑整理工作提出意见，以便随时改进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3/17/07

目 录

弁 言	1
-----------	---

第 一 则 介之推火封妒妇	2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 二 则 范少伯水葬西施	12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三 则 朝奉郎挥金倡霸	22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四 则 藩伯子破产兴家	35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五 则 小乞儿真心孝义	45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六 则 大和尚假意超升	55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七 则 首阳山叔齐变节	65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八 则 空青石蔚子开盲	77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九 则 渔阳道刘健儿试马	88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十 则 虎丘山贾清客联盟	100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一则 党都司死泉生首	115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二则 陈斋长论地谈天	127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

《豆棚闲话》叙	天空啸鹤143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校点后记	144
------------	-----

弁 言

艾衲居士

吾乡先辈诗人徐菊潭有《豆棚吟》一册，其所咏古风、律绝诸篇，俱宇宙古今奇情快事，久矣脍炙人口，惜乎人遐世远、湮没无传，至今高人韵士每到秋风豆熟之际，诵其一二联句，令人神往。余不嗜作诗，乃检遗事可堪解颐者，偶列数则，以补豆棚之意，仍以菊潭诗一首弁之，诗曰：

闲着西边一草堂，热天无地可乘凉。

池塘六月由来浅，林木三年未得长。

栽得豆苗堪作荫，胜于亭榭反生香。

晚风约有溪南叟，剧对蝉声话夕阳。

第一则 介之推火封妒妇

江南地土洼下，虽属卑湿，一交四月便值黄霉节气，五月六月就是三伏炎天，酷日当空，无论行道之人汗流浹背，头额焦枯，即在家住的也吼得气喘，无处存着。上等除了富室大家，凉亭水阁，摇扇乘凉，安闲自在；次等便是山僧野叟，散发披襟，逍遥于长松荫树之下，方可过得；那些中等小家无计布摆，只得二月中旬觅得几株羊眼豆秧，种在屋前屋后闲空地边，或拿几株木头、几根竹竿搭个棚子，搓些草索，周围结彩的相似。不半月间，那豆藤在地上长将起来，弯弯曲曲依傍竹木随着棚子牵缠满了，却比造的凉亭反透气凉快。那些人家或老或少、或男或女，或拿根凳子，或掇张椅子，或铺条凉席，随高逐低坐在下面，摇着扇子，乘着风凉。乡老们有说朝报的，有说新闻的，有说故事的。除了这些，男人便说人家内眷，某老娘贤，某大娘妒，大分说贤的少，说妒的多；那女人便说人家丈夫，某官人好，某汉子不好，大分爱丈夫的少，妒丈夫的多。可见“妒”之一字，男男女女日日在口里提起、心里转动。如今我也不说别的，就把“妒”字说个畅快，倒也不负这个搭豆棚的意思。你们且安心听着。

当日有几个少年朋友同着几个老成的人也坐在豆棚之下，右手拿着一把扇子，左手拿着不知甚么闲书，看到闹热所在，有一首五言四句的诗，忽然把扇子在凳上一拍，叫将起来，便道：

“说得太过！说得太过！”那老成人便立起身子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那少年便把书递与他，一手指道：“他如何说‘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。两般犹未毒，最毒妇人心’？做诗的人想是受了妇人闲气，故意说得这样利害。难道妇人的心比这二种恶物还毒些不成？”那老成人便接口说道：“你们后生小伙子不曾经受，从不曾出门看见几处，又不曾逢人说着几个，如何肯信？即在下今年已及五旬年纪，宁可做个鳏夫，不敢娶个婆子。实实在江湖上看见许多，人头上说将来又听得许多，一处有一处的利害，一人有一人的狠毒，我也说不得许多。曾有一个好事的人，把古来的妒妇心肠并近日间见的妒妇实迹备悉纂成一册《妒鉴》，刻了书本，四处流传。初意不过要这些男子看在眼里，也好防备一番；又要女人看在肚里，也好惩戒一番。男男女女好过日子。这个功德却比唐僧往西天取来的圣经还增十分好处。那晓得妇人一经看过，反道‘妒’之一字从古流传，应该有的。竟把那《妒鉴》上事迹看得平平常常，各人另要搜寻出一番意见，做得新新奇奇，又要那人在正本《妒鉴》之后刻一本‘补遗’、二集、三集，乃在妇道中称个表表豪杰，才畅快他的意思哩！”

又有一个老成人接口道：“这《妒鉴》上有的却是现在结局的事，何足为奇？还有妒到千年万载做了鬼、成了神才是希罕的事。”那少年听见两个老成人说得勐勐节节，就拱着手说道：“请教！请教！”那老成人说道：“这段书长着哩，你们须烹几大壶极好的松萝芥片、上细的龙井芽茶，再添上几大盘精致细料的点心，才与你们说哩！”那少年们道：“不难不难，都是有的。只要说得真实，不要骗了点心、茶吃，随口说些谎话哄弄我们。我们虽

是年幼不曾读书，也要质证他人方肯信哩！”

那老成人不慌不忙，就把扇子折拢了放在凳角头，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某年某月，我同几个伙计贩了药材前往山东发卖。骑着驴子，随了车驮，一程走到济南府章邱县临济镇之南数里间，遇着一条大河。只见两边船只、牲口，你来我往，你往我来，稠稠密密，都也不在心上。见有许多妇人，或有过去的，或有过来的。那丑头怪脑的，随他往来，得个平常；凡有一二分姿色的，到彼处却不敢便就过去，一到那边，都把两鬓蓬蓬松松扯将下来，将几根乱草插在髻上，又把破旧衣服换在身上，打扮得十分不象样了，方敢走到河边过渡。临上船时，还将地上的浮土灰泥擦抹几把，才放心走上船，得个平平安安渡过河去。若是略象模样妇人，不肯毁容易服，渡到大河中间，风波陡作，卷起那腌腌臢臢的浪头直进船内，把货物泼湿，衣服秽污，或有时把那妇人随风卷入水内，连人影也不见了。你道甚么妖魔鬼怪在彼作如此的凶险恶孽？我悄悄在那左近饭店轻轻访问。那里人都要过渡，惧怕他的，不敢明白显易说出他的来头。只有一个老人家在那里处蒙馆的，说道：‘这个神道其来久矣。在唐时有个人做一篇《述异记》，说道：此河名叫妒妇津，乃是晋时朝代泰始年号中，一人姓刘名伯玉，有妻段氏名明光，其性妒忌；伯玉偶然饮了几杯饿酒，不知不觉在段氏面前诵了曹子建的《洛神赋》几句道：

“其形也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。荣曜秋菊，华茂春松。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；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之升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之出渌波。秣纤得中，修短合度。肩若削成，腰如约素。延颈秀项，皓质呈露。芳泽

无加，铅华弗御。云髻峨峨，修眉联娟，丹唇外朗，皓齿内鲜，明眸善睐，靥辅承权。瑰姿艳逸，仪静体闲。柔情绰态，媚于语言。奇服旷世，骨象应图。披罗衣之璀璨兮，珥瑶碧之华琚。戴金翠之首饰，缀明珠以耀躯。践远游之文履，曳雾绡之轻裾。微幽兰之芳蔼兮，步踟蹰于山隅。

读至此，不觉把案上一拍，失口说道：“我生平若娶得这样个标致妇人，由你泼天的功名富贵要他什么！吾一生心满意足矣！”此乃是醉后无心说这两句放肆的闲话，那知段氏听了心中火起，就发话道：“君何看得水神的面目标致就十二分尊重，当面把我奚落？若说水神的好处，我死何愁不为水神！”不曾说完，一溜烟竟走出门去。那伯玉那知就里。不料段氏走到河滨，做个鹞子翻身之势，望着深处从空一跳，就从水面沉下去了。伯玉慌得魂不附体，放声大哭。急急唤人打捞，那有踪影？整整哭了七日，喉干噪咽，一交跌倒朦胧晕去。只见段氏从水面上走近前来说道：“君家所喜水神，吾今得为神矣！君须过此，吾将邀子为偕老焉！”言未毕，段氏即将手把伯玉衣袂一扯，似欲同入水状，伯玉惊得魂飞天外，猛力一进，忽然苏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伯玉勉强独自回家。詎料段氏阴魂不散，日日在津口忽然作声，忽时现形，只要伺候丈夫过津，希遂前约。不料伯玉心馁，终身不渡此津。故后来凡有美色妇人渡此津者，皆改妆易貌，然后得济。不然就要兴风作浪，行到河水中间便遭不测之虞了。”

那些后生道：“这段氏好没分晓，只该妒着自己丈夫，如何连别的女人也妒了？”又有个老者道：“这个学究说的乃是做了鬼还妒的事，适才说成了神还妒的事，却在那里？”内中一个老者道：

“待我来说个明白！那妒妇津天下却有两处，这山东的看来也还平常，如今说的才是利害哩！”那后生辈听见此说，一个个都站将起来，神情错愕，问道：“这个却在何处？”老者便道：“在山东对门山西晋地太原府绵县地方。行到彼处未及十里，路上人娓娓说长说短，都是这津头的旧事，我却不信。看看行到津口，也有许多过往妇人妆村扮丑，亦如山东的光景，也不为异。直到那大树林下，露出一个半大的庙宇，我跳下牲口，把缰绳、鞭子递与驴夫，把衣袖扯将下来，整顿了一番，依着照墙背后转到甬道上去。抬头一看，也就把我唬了一惊：只见两个螭头直冲霄汉，四围鹰爪高接云烟；八宝妆成鸳鸯瓦脊耀得眼花，浑金铸就饕餮门环闪人心怕。左边立的朱髯赤发、火轮火马，人都猜道祝融部下神兵；右边站的青面獠牙、皂盖玄旗，我却认做瘟疫司中牙将。中间坐着一个碧眼高颧、紫色伧兜面孔、张着簸箕大的红嘴，乃是个半老妇人，手持焦木短棍，恶狠狠横踞在上；旁边立着一个短小身材、伛偻苦楚形状的男人，朝着左侧神厨角里，却是为何？正待要问，那驴夫摇手道：‘莫要开言，走罢走罢！’只得上驴行路。走了五六里，悄问再三，驴夫方说：‘这个娘娘叫做石尤奶奶，旁边汉子叫做介之推，直是秦汉以前列国分争时节晋国人氏。只因晋献公宠爱了一个骊姬，害了太子申生，又要害次子重耳。重耳无奈，只得奔逃外国求生。介之推乃是上大夫介立之子，年纪甫及二十，才娶一妻，也是上大夫石吁之女，名曰石尤。两个原生得风流标致，过得似水如鱼，真个才子佳人天生一对、盖世无双的了。却为重耳猝然遭变，立刻起程；之推是东宫侍卫之臣，义不容缓，所以奋不顾身，一瞥头随他走了，不曾回家说得明白。就是

路中要央个熟人寄信回时，那重耳是晋国公子，随行有五人：一个是魏犢，一个是狐偃，一个是颠颉，一个是赵衰，这个就是之推了。急切里一时逃走，恐怕漏了消息骊姬知道，唆聿献公登时兴兵发马，随后追赶，不当稳便，都是改头换面，襤襤缕缕，夜住晓行，甚是苦楚。石氏在家那晓得这段情节？只说：“正在恩爱之间，如何这冤家魅地抛闪？想是有了外遇，顿然把我丢弃！”叫天抢地，忿恨一回，痛哭一回，咒诅一回，痴想一回，恨不得从半空中将之推一把头发揪在跟前，生生的咬嚼下肚，方得快心遂意。不料一日一日，一年一年，胸中渐渐长起一块刀砍不开、斧打不碎、坚凝如石一般，叫做妬块。俗语说，女傍有石，石畔无皮，病入膏肓，再销熔不得的了。

“那知之推乃是个忠诚苦节之臣，随了重耳四远八方，艰难险阻，无不尝遍。一日逃到深山，七日不得火食，重耳一病几危。随行者虽有五人，独有之推将股上肉割将下来，煎汤进与重耳食之，救得性命。不觉荏苒苒过了一十九年，重耳方得归国，立为文公，兴起霸来。后来那四个从龙之臣都补了大官受了厚禄，独之推一人当日身虽随着文公周行，那依恋妻子的心肠端然依旧。一返故国便到家中访问原妻石氏下落，十余年前早已搬在那绵竹山中去了，之推即往山中探访消息。

“石氏方在家把泥塑一个丈夫，朝夕打骂不已，忽然相见，两个颜色俱苍，却不认得，细说因由，方才厮认，忽便震天动地假哭起来。之推把前情说了一番，那石氏便骂道：“负心贼！闪我多年，故把假言搪塞。”只是不信。少不得妇人家的旧规，手挝口咬、头撞脚踢了一回。弄得之推好象败阵伤亡，垂头丧气，一言

也不敢发，只指望待他气过，温存几时，依旧要出山做官受职去的。那知石氏心毒得紧，原在家中整治得一条红锦九股套索在衣箱内，取将出来，把之推扣颈缚住，顷刻不离，一毫展动不得。说道：“我也不愿金紫富贵，流浪天涯，只愿在家两两相对，齑盐苦守，还要补完我十九年的风流趣兴，由那一班命运大的做官罢了。”之推既被拘系，上不能具疏奏闻朝廷，下不能写书邀人劝解，在晋文公也不知之推在于何处。倒是同难五人中一人不见之推出山，朝廷又不问他下落，私心十分想慕，不肯甘心，造下一首四言鄙俚之句，贴于宫门，暗暗打动文公意思。诗曰：“有龙矫矫，顿失其所。五蛇从之，周流天下。龙饥乏食，一蛇割股。龙返于渊，安其壤土。四蛇入穴，皆有处所。一蛇无穴，号于中野。”一时间宫门传诵，奏闻文公。文公惶愧不已，遂唤魏犢遍访之推下落。之推身已被系，安得出来？魏犢是个武夫，那里耐烦终日各处搜求，况且绵竹之山七百里开阔，实难踪迹。却算计道：“我四下里放起火来，烧得急了，怕他不奔将出来！”此时乃是初春天气，山上草木尚是干枯的，顺着风势教人举火，一霎时漫天漫地卷将起来。那知之推看见四下火起，心知魏犢访求踪迹，争奈做了个藤缠螃蟹、草缚团鱼，一时出头不得。即使遇着魏犢，磨灭得不成冠裳中人体面，一时忿恨在心，不如速死为快！因而乘着石氏睡熟，也就放一把无情火来。那火却也利害，起初不过微烟袅袅，搅着石罅白光，在山间住久的还不觉得。未几，火势透上树枝，惹着松油柏节，因风煽火，火炽风狂，从空舒卷，就地乱滚将来。一霎时，百道金蛇昂头摆尾，千群赤马纵横长嘶。四壁厢哔哔叭叭之声胜似元宵爆竹，半天里腾腾闪闪之焰不减三

月咸阳。逃出来的狐狸，跳不动的麋鹿，都成肉烂皮焦；叫不响的鸦鹰，飞不动的鸾鹤，尽是毛摧羽烁。此时石氏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奔前不能，退后不得，渐渐四下紧逼将来，就把之推一把抱定说道：“此后再不妒了！”却也悔之晚矣。那知石氏见火势逼近，绝不着忙，只愿与之推相抱相偎，毫无退悔，故此火势虽狂，介子夫妻到底安然不动。略不多时，之推与石氏俱成灰烬。

“后来魏犇搜山，看见两个烧死尸骸，方晓得之推夫妇已自尽了。正要收取骸骨，中间尚有一堆余火未熄。魏犇仔细上前看时，却又不青不红，不紫不绿，一团鬼火相似，真也奇异。忙教左右将那烧不过的树枝拨开看时，乃是斗大一块鹅卵石滚来滚去。那火光亦渐渐微了，石子中间却又放出一道黑气，上冲霄汉，风吹不断。魏犇同一伙人见得恁般作怪，即忙写了一道本章，把此一块宝贝进上文公，大略说之推高隐之士，不愿公侯，自甘焚死。纪载他焚烧之时，正是清明节前一日。文公心中惻然，即便遣官设祭一坛，望空遥奠，又命下国中，人家门首俱要插柳为记，不许举火，只许吃些隔夜冷食。至今传下一个禁烟寒食的故事。那块宝贝也只道甚么活佛、神仙修炼成的金刚舍利子一样，忙教后宫娘娘、妃嫔好好收藏。那知这物却是祸胎，自从进宫之后，人人不睦，个个参差。后来文公省得此物在内作祟，无法解禳。直到周天王老库中，请出后妃传下来百炼降魔破妒金刚宝锤，当中一下将来，打得粉花零碎，漫天塞地化作万斛微尘，至今散在民间，这黑气常时发现。此是外传，不在话下。

“且说那石氏自经大火逼近之际，抱着耿耿英灵，从那烈焰之中一把扭定了介之推，走闯到上帝驾前，大声诉说其从前心

事。上帝心里也晓得妒妇罪孽非轻，但守着丈夫一十九年，心头积恨一时也便泯灭不得。适值有一班散花仙女又在殿前，俱怜他两个夫妇都有不得已一片血诚，在生不曾受得文公所封绵上之田，死后也教他夫妻受了绵地血食。但是妒心到底不化，凡有过水的妇人，都不容他画眉搽粉、大袖长衫，俱要改换装束。那男人到庙里看的，也不许说石尤奶奶面目变得丑恶、生前过失。但有奉承奶奶几句、数落之推几句的，路上俱得平安顺利。近日有个乡间妇人，故意装扮妖妖娆娆渡水而过，却不见甚么显应。此是石奶奶偶然赴会他出，不及堤防，错失的事。那知这妇人意气扬扬，走到庙里卖嘴弄唇，说道：“石奶奶如今也不灵了，我如此打扮，端的平安过了渡来。”说未毕口，那班手下的帮妒将帅火速报知，一霎时狂风大作，把那妇人平空吹入水里淹死了。查得当日立庙时节，之推夫妇原是衣冠齐楚并肩坐的，为因这事平空把之推塑像忽然改向朝着左侧坐了。地方不安，改塑正了，不久就坍。如今地方上人理会奶奶意思，故意塑了这个模样。此段说话，却不是成了神还要妒的故事么？至今那一乡女人气性极是粗暴，男人个个守法，不敢放肆一些。凡到津口，只见阴风惨惨，恨雾漫漫。都是石奶奶狠毒英灵障蔽定的。唐时有人到那里送行吟诗，有“无将故人酒，不及石尤风”之句，也就是个证了。”

那几个后生听了嚷道：“大奇！大奇！方才那首‘青竹蛇儿’的诗可见说得不差，不差。”又有一个说道：“今日搭个豆棚，到是我们一个讲学书院，天色将晚，各各回家，老丈明日倘再肯赐教，千万早临。晚生们当备壶酒相候，不似今日草草一茶已也。”

总 评

《太平广记》云：“妇人属金，男子属木，金克木，故男受制于女也。”然则女妒男惧，乃先天稟来，不在化诲条例矣。虽然，子即以生克推之，木生火，火能克金；金生水，水又生木。则相克相济，又是男可制女妙事。故天下分受其气，所以“妒”、“惧”得半，而理势常平。艾衲道人《闲话》第一则就把“妒”字阐发，须知不是左袒妇人，为他增焰也。妒可名津，美妇易貌，郁结成块，后官参差。此一种可鄙可恶景象，缕缕言之，人人切齿伤心，犹之经史中“内君子，外小人”。揣摩小人处，十分荼毒气概；揣摩君子处，十分狼狽情形。究竟正气常存，奇衷终餒，是良史先贤之一番大补救也。知此则《闲话》第一及妒妇，所谓诗首《关雎》，书称“釐降”可也。

第二则 范少伯水葬西施

俗语云：“酒逢知己千钟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”可见饮酒也要知己。若遇着不知己的，就是半杯也饮不下去；说话也怕不投机，若遇着投机，随你说千说万，都是耳躲顺听、心上喜欢，还只恐那个人三言两语说完就扫兴了。大凡有意思的高人，彼此相遇，说理谈玄，一问一答，娓娓不倦；假使对着没意思的，就如满头浇栗，一句也不入耳。倒是那四方怪事、日用常情，后生小子闻所未闻，最是投机的了。昨日新搭的豆棚虽有些根苗枝叶长将起来，那豆藤还未延得满，棚上尚有许多空处，日色晒将下来，就如说故事的，说到要紧中间尚未说完，剩了许多空隙，终不爽快。

如今不要把话说得烦了。再说那些后生，自昨日听得许多妒话在肚里，到家灯下纷纷的又向家人父子重说一遍。有的道是说评话造出来的，未肯真信，也有信道古来有这样狠妒的妇人，也有半信半疑的，尚要处处问人，各自穷究。弄得几个后生心窝潭里、梦寐之中，颠颠倒倒，只等天亮就要往豆棚下听说古话。那日色正中，人头上还未走动。直待日色蹉西，有在市上做生意回来的，有在田地上做工闲空的，渐渐走到豆棚下，各占一个空处坐下。不多时，老者也笑嘻嘻的走来，说道：“众位哥哥却早在此，想是昨日约下，今朝又要说甚么古话了。”后生俱欣欣然道：